

王幼辉 著

SUIXIANG

随想

中央文献出版社

随 想

王幼辉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想/王幼辉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73-2807-3

I. 随…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0230 号

随 想

著 者 王幼辉
特约编辑 杜丽荣
责任编辑 李庆田
封面题字 陶 然
封面设计 李 欣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73-2807-3 定价: 52.6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那年那月（代序）	1
----------------	---

史海泛舟

难忘他们	5
我是怎样当官的	11
回忆解放前夕的通货膨胀	17
抗日战争时的中国空军	20
我当过“卧底”	24
冒充北京人筹建化验室	28
从情人节送玫瑰花想起的	32
一场瞎指挥	34
“大跃进”年代的实事实说	37
“丰产方”	41
一个低档的“笔杆子”	46
“卫星”的内幕	53
培养了一个伪“模范通讯员”	57
特殊年代的稀罕事	59
大学并非大家都来学	63

农村的“满汉全席”	67
卓娅与张志新	70
我算是“幸福”的	
——看了“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以后	75
怎样对付造反派的批斗	79
摆“地摊”	83
查一查谁喝过酒	86

流金岁月

怀念那次接待	91
国家副主席的四菜一汤	95
从小饭店讨债所联想到的	96
餐桌上的杂感	100
再谈请客吃饭	102
老百姓的感情	104
记忆	107
“陪绑”	111
迟到的公正 非真正公正	114
在北京逛秀水街市场	118

童心回放

我曾是一个“赌徒”	125
不能忘却的一件事	128
喂“狗”去	131
我是“抗日分子”	133
中日空战目击记	136

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	139
-------------------	-----

域外拾零

“微笑”是通用的世界语言	145
域外拾零	148
乌克兰街头：有惊无险	155
外事趣事	157
在国外被请吃饭	162
法国人捍卫着自己的文化	168
从国外旅游看差距	171
加拿大见闻	180
在国外赶集	186
我亲身经历的俄式腐败	188

人间万象

领导要来了	195
学外语	198
级任老师的“民主集中”制	201
对不起，你的“右派”当年上级没批准	204
“生气”要生在点子上	206
扫帚也能当特权使	208
关于秘书当官	209
位子的转换	214
一种不让人待见的“土特产”	216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21
人人争抢毛主席“黄金书”	226

沱江塌桥要追究责任·····	231
我看某饭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	234
如果这个贪官不发这条短信·····	237
“少数”到底有多少·····	240
特权其实就是掠夺·····	243
希特勒玩了一次“蒋干盗书”·····	246
反贪电视剧的通稿·····	249
监狱能成为反腐的教育基地吗?·····	253
群神会·····	256
捐官·····	260
看相·····	264
尾声·····	268
出现“反扒队”的尴尬·····	271

世说心语

科学无国界·····	277
政治花瓶及其他·····	282
兴衰成败由民心·····	285
政策和策略是党和国家的生命·····	288
诗境闲中悟，人情老更知·····	293
从“透明国际”所想起的几个问题·····	298
从“戈尔巴乔夫后悔”想到的·····	303
俄共应怎样重振昔日地位·····	312
俄罗斯人到底在怀念什么?·····	316
谈谈会议中打瞌睡的事·····	324
戏迷喜看《袁崇焕》·····	327

我是奚啸伯先生的“粉丝”	330
《新上海滩》中许文强之死	333
不要替领导帮倒忙	338
必须把害群之马彻底清除出去	341
仅靠高级领导批示是不行的	347
比奢侈更可怕的究竟是什么	351
读《斯大林与〈彼得大帝〉》后的联想	353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57
到底有多少腐败“领地”	36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谈齐达内撞人	367
浅议搞好农村的农业技术工作	370
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社会要公平、公正	377
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担心	381
脆弱的农业，耕地告急	385
用手机来解决事情，行吗？	389
我们可以“放心”了	392
天津市的度量	394
对不折腾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396
土壤与植物	404
爱高雅艺术，可别老盯着大剧院建设	411
别把出国考察当成待遇	413
沁园春·再访老龙头	419

人生贵在行胸臆

——读《随想》有感	杜丽荣 420
-----------------	---------

那年那月（代序）

忆我年少时，南下辞浦江，
立志读农学，福建临寒窗。
北上赴燕赵，数载事农桑。
踏遍乡间路，笑留打麦场。

书香驱夜寂，梦枕禾芬芳。
凭借科技力，田野种希望。
碗端五谷丰，杯斟稻花香，
大佛佑我行，古城是故乡。

春风化雨时，省府伏案忙，
政勤百姓事，心向民众方。
常思滹沱水，笔走村与巷。
字有锄禾影，炊烟意味长。

为民解忧难，尽瘁又何妨，
取缔假恶丑，立法开首创。
修复老龙头，杂技国威扬，
风雨同行进，并肩国是商。

弹指五十载，荣辱皆平常，
秉笔抒胸臆，掩卷品华章。
往日多少事，都付青纱帐，
老骥青云志，足音正铿锵。

2008年9月12日



史海泛舟



难忘他们

我有生以来，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消散，但有几件事，几十年来总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回。

在贫下中农家吃饺子

1960年，这是全国大饥荒的年代，我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个农村蹲点，因为饥荒，营养不良，很多农民也包括国家干部患上了甲肝（甲型肝炎）。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患上了。我整天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一天，劳动模范马顺成到我房间来，对我说：“今天不要派饭了，到我家吃饭吧。”那天他们家包了饺子。一人一碗，给我的一碗是白面饺子，老马两口子是甘薯面做的黑面饺子，两个10多岁的孩子的碗里也就两三个白面饺子。我说：“老马，这怎么行，白面饺子给孩子吃。”老马两口子说：“你病了，把这碗饺子吃下去。”两个孩子只顾吃自己的黑面饺子，不吵不闹，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想拨几个白面饺子给孩子，但老两口坚决不让，只是催我吃饺子。要知道，这是1960年，老百姓家里仅仅有几斤白面，大都要留下过年或者有人生病才能动用。

我在北方生活了近 50 年，过年过节吃过无数次饺子，但在老马家吃的那顿饺子我终生不会忘记。在大饥荒的年代，一个贫下中农、劳动模范，叫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技术员到家里去吃白面饺子，那是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呀，但他没有顾及这些。

治保主任的爸爸深夜来敲我的门

那是饥荒年代的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就听“笃笃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治保主任的爸爸。他怀里抱着两棵大白菜，又从他的棉袄口袋里掏出十几个土豆，“你吃了吧”，把东西往我怀里一塞，门都没进就走了。我与这位老大爷平时并无工作上的来往，因为他是位看菜园的老社员，我们仅仅是常见面。我到稻田去必从他的看菜棚子面前走过，他知道我是来这个村帮助种水稻的右派技术员，而他的儿子是村治保主任。那时，村里治保主任专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平时这些人见了治保主任会害怕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而现在治保主任的爸爸晚上竟拿了白菜、土豆来送给右派分子，这要叫村里人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事件”，他儿子怎样下得了台？但这位老贫农，一定是出于人的善良、同情弱者的天性，才做出这件“反常”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要一吃到土豆，就会想起治保主任的爸爸，那位老大爷送给我的土豆比现在餐桌上的土豆要香多了。

牲口棚的温暖

1961年冬，我住在村里，三间大仓库里放的是生产队的萝卜，外面大雪纷飞，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一位饲养员来了，他对我说：“今天天气格外冷，你这屋里又没有煤火，到我的牲口棚去睡吧。”冬天，一个生产队的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牲口棚，因为一不能让牲口冻着，二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骡、马必须在夜里不断地吃草料才行。后来在“文革”中，我当过饲养员，才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牲口棚暖和，饲养员才能整夜地不断地加草料，要一点一点地加，如果一下子把牲口槽都放满了草料，骡、马就不吃了。这位饲养员的热情相约使我非常高兴，在大雪纷飞之夜，今晚可以不受冻了。牲口棚的确温暖如春，这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舒服。我们刚躺下，一个平时与我不对眼的村干部来了。我看他不顺眼的是，他经常在食堂停发他看不顺眼的社员的饭，用的是当时最恶毒的饿刑，但他却可以在集体食堂随便吃，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看我不顺眼的是，我常常向领导反映他对社员采取饿刑。不知道哪来的情报，听说我去牲口棚睡安稳觉了，他立即把饲养员叫了出去，批评他失去立场：如果这个右派、阶级敌人把牲口毒死了，责任谁负？这位饲养员当场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负，如果牲口被毒死了，他去找法院。就这样，我才在这个温暖的牲口棚住了一夜，那晚上我睡得安稳踏实……

好心的售货员同志

我的肝炎病已被确诊，眼睛发黄，经常泻肚，人消瘦，易呕吐，所以除了吃药、打针，还需要补充营养。但那个年代，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无药可吃，无针可打，更谈不上补充营养。我比农村老百姓好一点的就是每月还有 26 斤粮票和 26 元生活费。更好的是我才 25 岁，单身一人，属于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一类。我是那个公社的“名人”，都知道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右派，在这里教老百姓怎样种好水稻。我的劳动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我患甲肝病大家也知道。据说患甲肝病的要补充糖分，但白糖在当时是珍贵物品，黑市上的白糖要近 10 块钱一斤，我能吃得起吗？但公社供销社售货员偷偷地按平价把白糖卖给我，才一块多钱一斤。最多时，一下子就卖给我两斤。那时白面也是紧缺物品，如果拿粮票去粮站买粮食，只给你 20% 的细粮（白面），其他是玉米面、高粱面。粮站售货员知道我有病，卖给我 100% 的细粮。因为他们看出来，我在村里两年多，并不是敌人。我整天和社员们一起翻地、插秧、做技术指导，和他们在一道吃、住，看不出反革命的样子，因此他们才暗暗地照顾我、保护我。的确如此，当 1979 年地区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时，问我：“这么多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为什么还这样努力工作？”我回答他：“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础。我们家几代人没有一个在解放前当过官，我父母一生以教书糊口，我的两个舅舅虽然在国外，但他们是在解放前去国外留学的，而且其职业都是教师。我父亲于 1951 年因病去世，

我母亲当教员，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们兄妹仨读大学，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必须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组织部长听了直点头，从那次起，我走上了仕途，这是后话。

收旧书的老大爷多给我一块钱

我患肝炎，公社有医院，我几次向医生申请能否住医院治疗，这位认识我的医生每次都说：“无床位。”我问得多了，他才说实话，是公社领导不让我住院。我没办法，只好到石家庄的医院去看病。那天，下着雪，我找了10多本我喜欢的小说和一些技术书籍，记得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有莫泊桑的《俊友》，有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还有一本俄文原版的《生物学》。我把这些书卖给石家庄的一个旧书店，那位收书的老大爷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说：“这些书你不要了？”我说：“没办法，我生病急需要去医院。”他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些书可以卖五块钱，我给你六块钱，你去治病吧！这10多本书我替你留着，过些时候你有了钱，我再退给你。”我又遇到一个好心人，这六块钱我用了三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两晚上。在石家庄中医院我意外地见到了当年在苏州上中学时的同学，她现在已是医生了。她为我开了一点中药（当时药很便宜）。就这样，我的甲肝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加上我年轻，身体基础好，竟奇迹般地好了。

这些往事快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关怀我的老大爷们已